

## 「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交流的一端」及び付記

（首屆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會に参加して）

渡邊晴夫

### 「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交流的一端」

#### 一、前言

中國的微型小說、這十幾年來、在創作上、理論上的發達非常顯著。這是其他國家、任何一個時期從來都沒有過的繁榮、是一個很稀奇而值得研究的對象。

所有的事都有其歷史、正如劉海濤先生說的那樣、「微型小說在中國現當代經歷了一個三起三落的馬鞍形發展軌迹」<sup>①</sup>。微型小說在現在的繁榮算是第四次起。

而微型小說在日本現當代也反復三次的興亡、其發展軌迹是跟中國的情形一模一樣的。

一九二〇年作家菊池寬發表了一篇評論題叫《短篇之極》<sup>②</sup>。當時對該論沒有特別的反應。過了三、四年、就有了反響了。一九二三年到二五年川端康成、中河與一、橫光利一、岡田三郎等很多作家都創作過不少的微型小說、還論及過微型小說的意義。這時期呈現了一種微型小說熱。「掌篇小說」這名稱也在這個時期誕生的。可是這時的流行現象只繼續兩三年就消失了。這是第一次起落。

到了一九三二年在左翼文藝運動中雜誌《戰旗》上出現了壁小說（中文叫牆頭小說）。小林多喜二等人寫過提唱牆頭小說的評論、還創作過許多精彩的作品。當時日本反動政府對左翼運動進行壓

制、牆頭小說在一兩年中就被消滅了。這是第二次起落。

到了一九五九年左右美國的推理極短篇小說（就是 Short Short）被介紹到日本。從這以後人們開始使用 Short Short（極短篇）這個名稱。一九六〇年前后 Short Short 很流行。星新一、筒井康隆、小松左京、結城昌治等科幻或者推理小說作家寫的 Short Short 陸續出現在日本文壇。

這是第三次起。

現在日本有兩種微型小說。一種是川端康成、吉行淳之介、島尾敏雄等純文學作家寫的、這些叫做掌篇小說。另一種是星新一、都筑道夫、阿刀田高、等大眾文學作家寫的、這些叫做 Short Short。微型小說在日本現在不很興旺。既不能說是第三次的衰落、也不能說是第四次的興起。

我被當代中國微型小說的繁榮所觸發、這幾年一直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的發展軌迹當做比較、研究的對象。在這些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兩者之間有種種有趣的關係。這回我要發表向來研究的心得。就是下面兩個論點。

- 一、菊池寬的《短篇之極》和郭沫若的《他》
- 二、日本的壁小說和中國的牆頭小說。

## 二、菊池寬的《短篇之極》和郭沫若的《他》

日本作家菊池寬有一篇短小的評論題叫《短篇之極》。這篇評論是篇在日本關於比短篇更短的小說論述的第一篇評論。這篇寫於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一日《東京日日新聞》報上。同文又發表在一月三日《大阪每日新聞》報上。後者的標題變為《世界上最短的小說》。收錄在《菊池寬全集》里的原文和發表在報上的文章有點兒不同。<sup>⑥</sup>

日本人們一談到掌篇小說的時候、常常提起這篇評論來。

請看一下附在篇末的《短篇之極》。這篇評論是以兩個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論述短篇小說的意義的評論。另一部分是題為《德軍剩下來的東西》的短小說的翻譯。菊池寬以為這篇短小說是世界上最短的好小說、因此他把自己的評論題為《短篇之極》或者《世界上最短的小說》。(附帶地說這篇微型小說有易名先生的中譯。)<sup>⑦</sup>

現在日本人要讀這篇評論的時候、非得翻看《菊池寬全集》不可。不容易看到它。

中國作家郭沫若先生有一篇微型小說叫做《他》。這篇小說和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都是五四時期的、是有代表性的微型小說。據《郭沫若年譜》等資料、《他》寫於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發表於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sup>⑧</sup>

這篇作品收錄在許多微型小說集里。誰都容易看得到。

我在這裏要講的是菊池寬的《短篇之極》跟郭沫若的《他》大概有影響和被影響的關係。

起初、我只覺得這兩篇也許有甚麼關係。因為這兩篇、一篇是評論、另一篇是小說、可是有很類似的地方。

先看一篇《他》。這篇小說的頭兩行絕不是小說。是這樣寫着：「近來西歐文藝界中、短篇小說很流行。有短至十二三行的。不

知道我這篇也有小說的價值麼？」

這不像是小說的正文、而是前言。我第一次看這篇小說的時候、對這兩行覺得很奇怪。我想沫若為甚麼寫這樣的前言呢？

其次、請看一下《短篇之極》的圈點的部分。就是下面引號內的部分。

「以文藝形式而發達的短篇小說、在歐洲文藝界、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事、但是近年來其發達之速可以說相當地顯著。

……雖然說日本的小說漸漸縮短了、也比不上我下面所翻譯的短篇小說吧！這篇也許是短篇小說之極。」

比較起來、這兩者有兩個共同點、就是：

(1) 都涉及西歐的短篇小說的現狀。

(2) 都指出短篇小說中有很短的作品。

看兩者有這兩個共同之點的時候、我以為兩者之間一定有甚麼關係。可是我不知道那關係到底是甚麼？因為《菊池寬全集》里沒記載《短篇之極》的發表日期和發表刊物。我認為有三個可能。

(1) 菊池寬影響了郭沫若。

(2) 郭沫若影響了菊池寬。

(3) 兩個人都看到了同一個資料。

(2) 的可能不很大。因為菊池寬看不懂中文。

後來我找到《大阪每日新聞》上的《世界上最短的小說》、仔細地查看了一下、知道了兩者的關係。

請看一看《世界上最短的小說》的圈點的部分。就是下面引號內的部分。

「就這樣短篇小說在日本文壇盛極一時、而外國文壇也像日本一樣、短篇小說很流行。

日本文壇短篇小說興盛的結果、不但使十五張、二十張(原稿紙)

的作品、被認為是够格的小說、而且連五張、六張的、就象兔子的糞一樣的小品、也被容許了。然而、作品的短小不是由於作家創作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作品的本質而來的、理所當然的短、那麼即使是一張、兩張、也不要緊。”

先請注視“短篇小說很流行”這一句。這句話完全符合沫若的《他》的頭兩行的一句。我發現兩者相吻合的時候、就推斷沫若看《世界上最短的小說》、得到啓發、寫了微型小說《他》。

請再看後半部的圈點的部分。菊池寬斷定“作品的短小不是由於作家創作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作品的本質而來的、理所當然的短、那麼即使是一張、兩張、也不要緊。”因為菊池寬那時候已經成為頗有聲望的專業作家、所以他敢斷言。當時郭沫若還是一個醫科學生。他雖然有寫過兩篇小說習作的經驗（就是《鬍髯》和《牧羊哀話》、還有寫過相當多的詩的經驗、可是還沒有能寫好一篇小說的把握。因此、他這樣寫：“不知道我這一篇也有小說的價值麼？”沫若的不安、可不是對菊池寬的斷言的反應嗎？

再請比較一下《德軍剩下來的東西》和《他》。這兩篇小說寫的是主人公在路上偶然遇見人的場面。這一點不可以說也是兩者共同之點？

下面列出幾點我的推斷的旁証。

1) 郭沫若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隔了將近一年的時間纔突然寫《他》。過了四天、就在一月十號、還寫了小說《風災》<sup>⑥</sup>。當時他對詩頗感興趣、熱中於寫詩。《創造十年》里他這樣寫：

“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sup>⑦</sup>

他還這樣寫：

“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

詩的陶醉里。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着有時候寫不成字。”<sup>⑧</sup>

從這些文章可以知道他的關心主要在於詩。

關於小說他却只是這樣寫：

“在《學燈》上投寄詩稿的時候、我也投寄過一兩篇小說。有一篇題叫《風災》、寫的是我的一件嘩囂學生裝放在破了一只角的藤篋里被耗子咬壞了、我和安那勃溪了一場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寫、寫得頗暗淡、比較我那《牧羊哀話》和火葬了的《鬍髯》、要算是進了一境的創作。可惜我自己沒有存稿、別的人也沒替我保存着的。”<sup>⑨</sup>

對於小說的興趣沒有對於詩的興趣那麼強烈。沫若寫他第二篇小說習作《牧羊哀話》、是幾乎一年前的事。在看了《創造十年》、《郭沫若年譜》等資料的範圍內、這一年里他對小說不大感興趣。<sup>⑩</sup>在一九一九年的夏末、他“零碎地在開始作《浮士德》的翻譯。”可是我沒能發現他特別研究過西歐的短篇小說和它的現狀的痕迹。

在這樣的情形下、郭沫若怎麼能寫“近來西歐文藝界中、短篇小說很流行。有短至十二三行的。”這樣的文章呢？

2) 象郭沫若那樣的大文才只看了別人發表在報上的文章、就輕率地寫了小說嗎？可能不可能呢？

沫若第一次發表詩是出於這樣的動機的：

“訂報是從九月起、第一次寄來的報紙上我纔第一次看見中國的白話詩。那是康白清的一首送甚麼人往歐洲。詩里面有「我們叫得出来、我們更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當稍有出入。）我看了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嗎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當不可發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岡山時做的幾首詩、《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離別》、和幾首新做的詩投寄了去。

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與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戟。<sup>⑩</sup>”

年輕時的沫若似乎是好“投機”的青年。會不會有下面的可能？他看了菊池寬的文章、“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短篇之極嗎？那麼我也可以試試看！」”

3)《創造十年》里沫若論及《風災》、可是為甚麼沒涉及《他》呢？

《他》不是沫若小說中第一次成了鉛字的小說嗎？“看見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陶醉。”這樣說的沫若怎麼忘記了《他》呢？

《他》是一篇很短、而內容淡泊的作品、所以作者也許沒有牢牢记住。或者可以這樣想。《他》是看了《世界上最短的小說》、受了刺戟、就寫出來的作品、換句話說、是模倣着《德軍剩下來的東西》這小說而寫出來的作品、因此《他》沒給作者本身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是《風災》寫的是作者和他的妻子的糾紛的、就是內容上有充分的創作動機的作品。加上、寫第二篇作品的時候、沫若心里大概有餘力獨自構思作品。我想他記得住《風災》的原因可能是這些。

4)請注意《世界上最短的小說》的發表日期。該文發表於一月三日。沫若寫《他》的日期是一月六日。時間上沫若有參閱該文的、充分的工夫。當時住在日本福岡市的沫若有可能看到《大阪每日新聞》。在一九二〇年在福岡市人們得到該報紙。

按照上面所述的理由、我推想了郭沫若一定看了菊池寬的評論、就下筆寫《他》了。我這推想要是有點根據的話、那麼可以說這是現代中日微型小說的第一次交流。

### 三、日本的壁小說和中國的牆頭小說

我讀了江曾培先生的《微型小說初論》和凌漢新先生的《微型小說探勝》<sup>⑪</sup>纔知道三十年代中國有牆頭小說這一形式。從那以後我繼續搜集有關牆頭小說的資料。關係到日本的牆頭小說(用日語說“壁小說”)的資料差不多都搜羅上了、但我到手的中國牆頭小說資料還不够、因此我的研究還在初步階段。下面我要介紹一下中日兩國牆頭小說的關係。

先看一看日本的情況。

一九三一年兩篇壁小說在日本左翼文藝運動雜誌《戰旗》二月號上登出來了。該號的編后記里就這樣寫：

“本期初次登載了「壁小說」。「壁小說」是完全新的嘗試、希望得到諸君嚴密的批評。”

一九三一年到三二年以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人為代表的許多左翼作家寫過壁小說。這些作品主要在《戰旗》、《耐普》、《無產階級文學》等雜誌上或者在《文學新聞》以及種種有關無產階級運動的報紙上登載了。當時有威望的文藝雜誌《中央公論》在一九三一年和三二年登出過有關壁小說的專題文章。加上《朝日新聞》、《時事新報》、《中央公論》等一般的報刊登載的文藝述評里、小林多喜二、江口渙、川端康成、窪川鶴二郎等人論及過壁小說。后来活躍在文壇上的作家、比如說高見順、武田麟太郎、立野信之等人在當時也創作過壁小說。可惜日本的左翼文藝運動被反動政府所壓制、壁小說也在一兩年就被消滅了。

現在我們比較容易得到當時的壁小說、因為六十篇有代表性的壁小說收錄在一書里。這些壁小說反映了往年日本人民的窮苦生活和鬭爭、現在看起來、不能不對那時人們的困境深感同情。

下面看中國的情形。

如孫犁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樣，牆頭小說這名稱從日本傳到中國的。

孫犁先生《關於牆頭小說》一文里這樣解釋：

“牆頭小說這名稱，是從日本傳來的。在一九三〇年日本左翼文藝雜誌《戰旗》、曾向各工廠、農村、團體中的進步作家號召寫這種文學，把他們所在的地方，所處的環境中發生的事迅速地寫成這種作品，貼在附近。但結果還是印在刊物上的作品比貼上牆頭的多。一九三一年中國文藝雜誌《北斗》（丁玲主編）介紹了這種形式，也登載了幾篇作品。但在中國，這個運動，據筆者所知當時也沒有在「牆頭」上開展起來。”<sup>③</sup>

翻看《北斗》，我們就能發現該雜誌一九三二年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登載着白韋的《夫婦（牆頭小說四篇）》。

孫犁先生所指出的事，能用另一種資料來驗證。

根據《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能看出日本的壁小說介紹到中國的情形和中國作家開始寫牆頭小說的情況。

壁小說的翻譯有如下三篇：

(1) 牆頭小說《千人針》(Kubogawo Iudeko 作、適夷譯。(作者的名字寫錯了。寫《千人針》的作者是窪川稻子，用羅馬字寫：Kubokawa Ineko)。一登載於《文藝新聞》第四八号、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版。

(2) 《凱旋》(堀田昇一作、森堡譯。(沒以牆頭小說為名，但這篇無疑是牆頭小說。)一登載於《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3) 《食堂的飯》(窪川稻子作、竹舟譯。(這篇在日本以牆頭小說為名。)《戰旗》一九三二年二月号上登載的兩篇牆頭小說中的一篇就是這篇作品。)一登載於《文學雜誌》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渡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交流的一端」及び付記

中國作家的作品有以下四篇：

(1) 牆頭小說《放工后》它河作一載於《文學新聞》第五〇号、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2) 牆頭小說《遊戲》白韋作一載於《文學新聞》第五九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三日出版。

(3) 《兩個不能遺忘的印象》沈端先作一載於《文學月報》第二号、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出版。夏衍先生作的這篇是“一·二八事變的回憶”中的一篇。現在收錄在微型小說集里。

(4) 《夫婦（牆頭小說四篇）》白韋作一載於《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從上面摘錄中可以看到，先有日本壁小說的翻譯，然後有中國作家的創作。

另一個時期的有關牆頭小說的情況，藍海的《中國抗戰文藝史》指教我們。這樣寫着：

“短小潑辣、用藝術手腕來反映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以服務於政治任務的牆頭小說，富於戰鬥性的一種文體。抗戰以前在上海僅出過兩期的《文學青年》對牆頭小說給與很大的注意，戰爭爆發後，除了間或從游擊區油印刊物上可以見到這類東西外，后方的刊物或農村工作者好似都把它忘記了。有一個時期，《新華日報》上曾間或刊載一些牆頭小說，多半是游擊區的作品，內容也反映游擊區生活的、大后方未見到更多的這類東西，而一般的人們也好像未予多大的關注。”<sup>④</sup>

翻看《文學青年》一九三六年第一期，正文里沒有關係到牆頭小說的文章，而在封底的“徵稿簡約”里就有這樣的記載：

“尤其希望獲得下列三種新型的創作：(1) 報告文學。(2) 牆頭小說。(3) 生活的或鬭爭的通訊。……凡必須短的稿子務須短（如牆頭

小說)。

該雜誌的第二期刊載了一篇牆頭小說叫做《孩子的死》(懷紫作)、還登了有關牆頭小說的短文。其全文如下：

“牆頭小說、大概發源於現代勞動者手編的宣傳用的貼在牆頭的壁報上的短篇小說。蘇聯十月革命後的學校中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工廠與集體農場里、最流行一種手寫的或印刷的小報、即名叫做‘Wall Paper’或‘Factory News’的東西上：常常有短篇的極潑辣而又尖刻、諷刺的或寫實的故事體裁的作品發表、它的特點是須採用最經濟的手法、最迅速的‘Tempo’最煽動的筆調來勾引人的注目。它的題材總是片斷的、事件的一點或一面的刻畫。作者總是大眾自己、生活集團中夥伴的一個。它每每連同着漫畫或特制的插圖來一道發表、是極有趣的事情。

這些壁報的編輯人、投稿者、牆頭小說的寫作者中當然可以被訓練或產生出來一些特出的創作家、偉大的社會主義文學的後備軍啊。

在日本、工廠勞動者和大家的新聞紙之間、便都學取了壁報與牆頭小說這種方式、而推動了下層群眾的戰鬪的文學運動、併有過一些收穫與成果。

我們中國呢？九·一八以至一·二八以來、壁報這個東西也廣泛地有過、牆頭小說也出現過。今日我們所以特別來提唱的、是國防文學的現階段上、真正大眾的或適合於大眾的作品是應該多量地產生。便是從牆頭移印在紙上、或從紙上抄寫到牆頭上去、這都是何等有意味的一章事。”

關於牆頭小說包含相當豐富的信息、很有意思。

上面看過的孫犁先生的一文寫於一九四〇年。他寫該文章的目的在於提倡寫牆頭小說。他強調當時邊區的“一切條件都說明牆頭小說這種形式可以在邊區廣泛應用。”

一九四一年也有金振《提倡牆頭小說》<sup>⑤</sup>這一文。這篇寫的是跟孫犁先生提起的差不多一樣的內容。

上面看過的這些資料給我們指示：在中國牆頭小說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斷斷續續地可是不斷地繼續寫下來的。在一九五八年到五九年大量的小小說出現在許多報刊上的時候、《北方》雜誌還用過《牆頭小說》這一名稱。

比起短命夭折的日本的壁小說、中國的牆頭小說保持了更長的生命。

可惜現在我們不容易看得到中國的牆頭小說作品。到現在為止我能看到的牆頭小說只有十篇左右。我看過收錄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冀魯豫文學作品選》等書和登載於《北斗》、《文學青年》等雜誌上的作品。有甚麼方法能看得到更多的牆頭小說呢？

看到了更多的作品以後、才能着手於進一步的研究。

資料1 短篇之極 菊池 寬

以文藝形式而發達的短篇小說、在歐洲文藝界、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事、但是近年來其發達速可以說相當地顯著。

梅里美、莫泊桑、愛倫·坡等天才短篇小說家的輩出、自然地確立了短篇小說在文藝上的重要位置。近代文藝界的寵兒是戲劇、可是現在短篇小說却取代了戲劇、一躍而成為文藝界的寵兒。

在日本文壇上、短篇小說的隆盛、也可以說頗為顯著。提起小說、最短也要有三十張以上(原稿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只要有二十張也就可以說是堂堂的一篇小說了。有人發表十張或十五張的小說、甚至短至五、六張的短篇也是有的。

志賀直哉、芥川龍之介、廣津和郎、里見弴等人作為短篇小說家都是很優秀的。

人的生活漸趨繁忙，能長坐在藤椅上耽讀小說的人逐漸減少，因此要用五天或一個星期纔能讀完的長篇小說，就慢慢地不受歡迎，而盡可能在短時間內，能得到情緒上的共鳴的短篇小說，走向繁榮，也許是必然的趨勢。

總之，多至兩百或三百張的無聊的長篇，硬需讀者忍耐讀完，豈不是受害不少？而短篇小說，即使是没有價值的作品，不會受那麼大的損失了。雖然說日本的小說漸漸縮短了，也比不上我下面所翻譯的短篇小說吧！這篇也許是短篇小說之極。

德軍剩下來的東西

哈巴特·霍利

大戰結束了。他回到了從德軍手里奪回來的故鄉。他匆匆忙忙地在路燈昏暗的路上走着。一個女人捉住他的手，用沙啞的聲音和他講：

「到哪兒去？不跟我一起去嗎？」

他笑笑，說：「不。不跟你去——我在找我的情人呢。」他回看了女人一下。他們兩個人走到路燈下。

女人突然叫了起來：「啊！」

他抓住了女人的肩頭，把她拖到路燈下。他的手指嵌進了女人的肉里。他的眼睛閃着光，他呻吟了：「約安！」

題材來說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可是它描寫得恰當，描述的事件雖短，但把握着戲劇的結構，還算是象樣的短篇小說。

（大正八年十二月）

〈據《菊池寬全集》而翻譯〉

渡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交流的一端」及び付記

## 資料2

世界上最短的小說

菊池 寬

衆所周知，在西歐短篇小說是從十九世紀中葉纔繁盛起來的一種新的文藝形式。起初短篇小說被視為劣於其他的文藝形式。

但短篇小說的天才，莫泊桑、普羅斯佩·梅里美和埃德加·愛倫·坡等作家給短篇小說確立了不朽的地位，以後，短篇小說一躍而成為文藝界的寵兒。加以社會生活繁忙了，所以讀者拋棄要用五天或一個星期纔能讀完的長篇小說，而挑選用十分、二十分、或三十分就能深受感動的短篇小說。

就這樣短篇小說在日本文壇盛極一時，而外國文壇也像日本一樣，短篇小說很流行。

日本文壇短篇小說興盛的結果，不但使十五張、二十張（原稿紙）的作品，被認為是够格的小說，而且連五張、六張的，就像鬼子的糞一樣的小品，也被容許了。然而，作品的短小不是由於作家創作能力的不足，而是因作品的本質而來的，理所當然的短，那麼即使是一張、兩張，也不要緊。加以縱然是一篇無聊的作品，那比用兩百張、三百張的長篇，讓讀者浪費更長的時間要好多了。不過，日本的小說雖然越來越短了，但也沒有像我下面所譯的短篇那麼短。

德軍剩下來的東西

哈巴特·霍利

大戰結束了。他回到了從德軍手里奪回來的故鄉，他匆匆忙忙地在路燈罕見的街上走着。一個女人捉住了他的手，用喝醉了酒似的口氣和他講：「到哪兒去？不跟我一起去嗎？」

他笑了。

「真不湊巧。我在找我的情人呢。」

他無意地看了女人一下。他們兩個人正走到路燈旁邊。

女人尖叫了起來。他抓住了女人的肩頭，把她拖到路燈下。他的手指嵌進了女人的肉里，他的眼睛閃着光。

「約安！」他喘着喊。

這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作品，但這篇大概可以說是短篇之極呢！

〈據《大阪每日新聞》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而翻譯〉

### 資料3

他 沫若

近來西歐文藝界中，短篇小說很流行。有短至十二三行的。不知道我這一篇也有小說的價值麼？

天色已晚，他往街上買柴去了。

回來的時候，他在街道上看見那位二八的月娥，披着件縞素的衣裳，好象是新出浴的一般，笑向着他；月娥旁邊還有許多的明眸，也在向他目札。他默默地望着他們嘆道：「啊，光呀！愛呀！我要怎麼樣纔能够修積得到呀？修積得到的人真是幸福呀！……」

「喔，K君！你往哪兒去來？」

招呼他的人是他的同學N君。他從Mantle底下露出一個柴來示N，說道：「你又遇着我買柴！」N笑。他也笑。他問N，你要往哪兒去？

「往Y君處去耍。你不同去麼？」

「不，抱起柴拜客！」

「你不往那兒去耍麼？」

「不，我要回去了。」

他們在日神社分了手。他又默誦起他自家的詩來。

〈引自《微型小說一百篇》孟偉哉等編選，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 注

①劉海濤《現代人的小說世界——微型小說寫作藝術論》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八頁。

②《菊池寬全集》第一四卷，中央公論社，昭和十三年六月，所收「短篇の極北」。

③現在在日本一般看得到的文本是收錄在全集里的。

④《德軍剩下來的東西》收錄在下面《微型小說集》里。《外國微型小說選》應天士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微型小說選》7，王臻中等編，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全國微型小說精選評講集續集》，卜方明編，學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中外微型小說鑑賞辭典》張光勳等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⑤《郭沫若年譜》上，龔濟民、方仁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二頁。《微型小說一百篇》孟偉哉等編選，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頁。

⑥《中國現代微型小說選》葛巧福選編，學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九頁。

⑦《郭沫若年譜》六二頁到六三頁。

⑧《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四頁到六五頁。

⑨同前，六七頁。

⑩同前，七一頁。

⑪同前，七三頁。

⑫同前，六四頁。

⑬《微型小說選》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二四頁。《微型小說選》2、



凌漢新等編、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三三三頁。

⑬ 孫犁《耕堂雜錄》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〇頁。

⑭ 藍海《中國抗戰文藝史》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〇頁。

⑮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中、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八六頁。

付記―首届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会に参加して

はじめに

「現當代中日微型小說交流の一端」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にシンガポール國立大学で開催された首届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討会で発表した論文の字句を若干改め、注を新たに加えたものである。菊池寛「短篇の極北」（全集所収）と「世界一の短い小説」（『大阪毎日新聞』所載の初出のもの）の中國語訳も、シンガポールで資料として配布したものを一部改めた。

首届という言葉が示すようにこの研討会は、華文（中國語）で書かれた微型小說について研究討論する最初の國際的会合であった。シンガポール作家協會、シンガポール國立大学芸術センター、聯合早報（シンガポールの有力紙）の三者の共催によるもので、中國、台灣、香港、マレーシア、タイ、フィリピン、インドネシア、オーストラリア、シンガポール、日本から三十八名の論文發表者を含む多数の人々が参加した。

中國からは中國微型小說学会会長の江曾培氏（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を筆頭に、同学会秘書長で文芸誌『小説界』副主編の鄭宗培氏、同学会理事『微型小說選刊』主編李春林氏、同学会理事で

渡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交流の一端」及び付記

微型小說の理論研究で最も精力的に仕事をしている劉海濤氏（湛江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同学会理事で作家の凌鼎年氏、作家で『小説月報』副主編の張記書氏、独特の味の微型小說で注目されている沈祖連氏、東南アジアの華文作家の微型小說の鑑賞集『海那邊中國人』の編著者で『海口晚報』文芸部副主任の廖懷明氏など以前から名前だけは知っていた微型小說の關係者の他に、雲南大学の楊振昆教授、汕頭大学の胡凌芝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の徐迺翔教授、國立華僑大学の黃萬華教授、上海第二工業大學社會科學系の王振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的李猷文副教授、鄭州大學新聞系兼職教授で『洛陽日報』高級編輯の海濤氏、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副總編輯の谷守女女史、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四海雜誌社總編輯の白舒榮女史、『小説界』副主編の左泥氏が論文發表者として参加した。

台灣から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の陳鵬翔博士、同大教授林綠博士、同大教授の鄭明嫻博士、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の周昌龍博士、台北師範大學の戴維揚副教授が、マレーシアからは作家で編集者の林月絲女史（筆名朶拉）、詩人、小説家で大馬華文作家協會主席の林明水氏、作家で微型小說集を出している陳政欣氏が、フィリピンからはフィリピン聯合日報竹苑文芸副刊主編の黃珍玲女史、インドネシアからは作家、詩人の鄭遠安（柔密歐・鄭）氏、タイからは中國でも著名な司馬攻氏、オーストラリアからは華文作家協會メルボルン支部の會長で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張至璋氏が論文發表者として参加した。

香港から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高級講師の黃德偉博士が参加したが、論文は發表せず、シンガポールの人々にまじって只一人會議の司会をつとめた。

開催地のシンガポールは、作家協会会長の黄孟文博士を筆頭にその主要なメンバーが会議の司会をつとめただけでなく、多くの著名な作家、詩人、研究者が会議の裏方を担当した。論文の発表者は作家協会理事で詩人、小説家の賀蘭寧氏、小説家でジャーナリストの懷鷹氏、『聯合晚報』編集者で作家の董農政氏、『微型小説季刊』編集主任で作家の林高氏、今次研討会聯合工作委員會主席として万端の衝に當ったシンガポール國立大学副教授で作家協會副会長の王潤華博士の五人であった。

日本からの参加者は、三重大学の荒井茂夫教授と私の二人だった。

これにシンガポールをはじめ各國（日本を除く）から多数の一般参加者があり、その人たちの中から最終日の自由討論に加わる人もあった。

会に参加するまで

一九九四年九月に仙台でおこなわれた魯迅仙台留学九〇周年記念國際學術・文化シンポジウムに発表者として招かれ、来日したシンガポール國立大学の王潤華博士がもたらした首届世界華文微型小説研討会への邀請書（招待状）が、福島大学の長尾光之教授を通じて私の手元に届いたのは、九月中旬のことだった。招待状には会議のテーマは(1)微型小説理論、(2)各國各地區微型小説發展情況或比較研究、(3)個別微型小説作家與作品研究であり、招かれて出席する者は學術論文を宣読すること、滞在中の費用はすべて主催者が負担するが、シンガポールまでの旅費は自費とする、となっていた。

参加する旨の回答書とここ十年近く微型小説に関心をもち、大

学の紀要その他に論文を発表してきたこと、語學學習誌『中國語』や各種同人誌に中國の微型小説の翻訳を百五十篇余り發表していること、日本では微型小説を語學學習の教材として注目する人は少くないが、文學研究の対象にしている者は、私以外には数える程しかないことなどを認めた手紙に、長尾教授のアドバイスに従って『季刊中國』37号（一九九四年夏季号）に發表した小論「中國の微型小説について」のコピーを添えて、王博士宛に九月下旬送付した。

折返し王博士から参加を歓迎する旨の十月三日付の手紙が届いた。その段階では中國から二十数名、台灣四名、マレーシア十名、タイ二名、オーストラリア一名、ドイツ一名の参加が見込まれていると書かれていた。

つづいて会議の日程、シンガポールの氣候、宿舍をシンガポール國立大学の專家樓（Visitors' Lodge）とすること、論文を一部十二月十日までに秘書處宛に送り、別に百部持参することなどを知らせる十月十五日付の第二次通告が送られてきた。そこには研討会への反響は盛んで、現在のところオーストラリア、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ドイツ、カナダ、日本、台灣、香港、タイ、マレーシア、ブルネイ、シンガポールから約五十名の作家、研究者が参加する予定となっていた。

十二月に入り先の手紙で題だけ知らせてあった論文「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説交流の一端」を發送した。十二月二十五日シンガポールの王潤華博士から明日空港まで出迎える旨の打合せの電話が自宅宛に入った。

## 会議の概要と交流

シンガポール到着から会まで

十二月二十六日五時すぎチャンギ空港に出迎えてくれた王博士の車で時刻といえまだ十分に明るいシンガポールの街を宿舍のシンガポール大学に向った。私より少し前の飛行機で着いていた台湾大学の周昌龍博士が同乗していた。台湾の大学に学び、同じくアメリカのウイスコンシン大学で学位を取った同年代の二人は、共通の知人の消息を笑い声をまじえながら話合っている。王博士は私にも気を使い、道路の両側に植えられている傘状の大きな樹を知っているかと訊ね、私が知らないと言えど、「那叫雨樹。Rain Tree」英語をまじえて教えてくれる。王博士に言われて左手海岸のマライオンの大きな石像を見る。シンガポールの中心街の高層ビルが右手前方に見えてくると、王博士は「那邊是我們新加坡的金融中心」と説明を加える。二十分余り走って車は國立大学の構内に入った。キャンパスは一つの大きな丘陵全体を占めているようで、広々とした傾斜地を曲りくねった自動車道路が通り、左右に大小の建物が姿を現す。構内に入って数分で宿舍に着いた。とくに表示は見られない。昨日王博士がわざわざ電話をくれ、今日空港まで出向えてくれたわけがやっとわかった。タクシーで宿舍にたどりつくには、かなり苦労しただろうと思えた。前日の電話で名前を聞いていた日本からのもう一人の参加者三重大学の荒井教授が出迎えてくれ、二人に割当てられた部屋に行く。

中國から作家の王蒙と陸文夫が来た時もこの專家楼に泊ったと車中で王博士から聞いていたが、応接間兼居間に広々としたベッドルームにバスルームもついた立派な部屋で長期滞在も可能であ

渡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說交流的「端」」及び付記

る。ソファークにくつろいで自己紹介をし合い、荒井教授が十数年前に南洋大学と呼ばれていた頃のこの大学の中文系に一年留学されたことがあり、その後も東南アジアの華人文學の研究者として屢々シンガポールを訪問されていることを知る。王博士とは旧知の間柄とのことである。

夕食のためロビーに出、二人の人と知り合う。一人は微型小説の研究者として活躍している劉海濤氏で、もう一人は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張至璋氏である。劉氏の『微型小説的理論與技巧』の一部を以前紀要等に訳して載せたことがあり、精緻な理論からは想像できない素朴な風貌と人なつこい人柄に親しみを覚える。

王博士の案内で大学のレストランに行く。先着していた中國、マレーシア、フィリピン、台湾の一行にシンガポールの人も何名か加って、二つの大テーブルは満席になっていた。王博士の指示でもう一つテーブルが用意され、そこには私たち日本人と王、劉、張氏、少しして作家協会会長の黃孟文博士、台湾の陳鵬翔氏、戴維揚氏らが加った。そのレストランは豪華なつくりで食事もよく、私たちの泊る宿舍と同様に荒井教授の三重大学にも私のいる長崎大学にもない種類の立派な施設だった。

食後部屋にもどってくつろいでいる所へ、二人の訪問者があった。微型の「專業戶」の作家凌鼎年氏と張記書氏が、自分の著書をもって交流に来てくれたのだった。凌氏からは微型小説集『再年輕一次』『秘密』、短篇小説集『水渺渺』を、張氏からは微型小説集『醉夢』と氏が編集責任者をつとめる雑誌『小小說月報』（一九九四年七期―十二期）を贈られた。私が微型小説を百五十篇余り訳しており、その中に二人の作品も含まれていると話すと、たいへん喜んでくれた。訳した作者の名を思い出すままに挙げると、

凌氏は次々にその消息を語ってくれる。微型小説の作家間の交流は盛んで、会う機会も少くないとのことだった。張氏はいろいろな形式の微型小説が書かれていることを、自分の編集した『小小説月報』を示しながら語ってくれた。

#### 会議の概要

研討会は次のような日程で進行した。

第一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九・三〇—一〇・〇〇 開幕典礼(於國立大学第十三講堂)

一〇・〇〇—一〇・三〇 茶点

一〇・三〇—一二・〇〇 第一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の發展について

司会：黄孟文(新加坡)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發表順)：

江曾培(中國)「微型小説走向輝煌——從『世界華文微型小説大賽』說起」。

渡邊晴夫(日本)「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説交流の一端」。

周昌龍(台北)「台灣極短篇小説——回顧與前瞻」。

懷鷹(新加坡)「新加坡微型小説的發展及特色」。

陳鵬翔(台北)「論馬華的微型小説」。

司馬政(泰)「泰華微型小説概観」

一二・〇〇—午餐  
一四・〇〇—一五・〇〇 第二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の發展について

司会：雲惟利(新加坡)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白舒榮(中國)「新加坡微型小説の繁榮與特色」。

凌鼎年(中國)「中國大陸當代微型小説作家隊伍狀況」。

賀蘭寧(新加坡)「新加坡微型小説的結構類型」。

林綠(台北)「方形的存在——微型小説觀察」。

一五・〇〇—一五・四五 茶点

一五・四五—一七・一五 第三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の理論と技巧

司会：黃德偉(香港)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鄭明嫻(台北)

「微型小説的文類定位」。

楊振昆(中國)「微型小説的結構藝術——新加坡微型小説管窺」。

胡凌芝(中國)「妙在大小之間——微型小説藝術探微」。

鄭宗培(中國)「關於微型小説的思考」(口頭發表)。

廖懷明(中國)「微型小説表現手法的兼收併蓄」。

林明水(馬來西亞)「壓縮大法：微型小説的結構、思想、語言之呈現方式」。

一八・〇〇—晚餐とオーチャードロード觀光。

第二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文學院研討室  
九・〇〇—一〇・三〇 第四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の理論と技巧

技巧

司会：龍今(新加坡)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劉海濤(中國)

「藝術變形與敘述策略——世界華文微型小説創作研究之一」。

左泥(中國)「《小說界》的微型小説」(口頭發表)。

陳政欣(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微型小説的開花」。

林高(新加坡)「兩個文體是鄉親——論詩歌與微型小説的關係」。

沈祖連(中國)「淺談微型小説的美」。

一〇・三〇—茶点

一〇・四五—一二・一五 第五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と社会人生

司会：張揮(新加坡)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張至璋(澳大利亞)

「使微型小説成為文學的主流」。

黃萬華(中國)「微型小説和華人現代社会」(口頭發表)。

谷守女(中國)「生活呼喚微型小説」。

戴維揚(台北)「評論『浪子回家』——微型小説／喻言故事的典範」。

鄭遠安(柔佛歐・鄭)(印尼)「我對微型小説的一點看法」。

一二・一五—午餐

一四・〇〇―文學の旅：雲南園、晚晴園、牛車水、聖淘沙。

一九：〇〇晚餐（聖淘沙）。

第三日（十二月三十日） 於文學院研討室

九・〇〇―一〇・三〇 第六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作家とその作品研究

司会：田流（新加坡）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王潤華（新加坡）「重讀張揮、希尼爾的微型小説」（口頭發表）。李献文（中國）「尺幅藏機智 千字見精神―評黃孟文微型小説的藝術品位」。王淑秧（中國）「黃孟文的創作及其對微型小説的藝術貢獻」。荒井茂夫（日本）「東南亞華人文學與微型小説」。王振科（中國）「兩種文化背景下的海外華人微型小説」。林月絲（朶拉）（馬來西亞）「遲開的小花―小説微型」。一〇・三〇―茶点

一〇・四五―一二・一五 第七回論文發表会：微型小説の再思考

司会：謝裕（新加坡） 論文發表者と論文題目：李春林（中國）「微型小説微議二題」。張記書（中國）「新時期的文化快餐―小小説」。海壽（中國）「發揮報刊副刊優勢 促進微型小説繁榮」。黃珍玲（菲律賓）「」。

一二・一五―午餐

一四・〇〇―一六・〇〇 自由交流：座談会 司会：黃孟文、

江曾培

一六・〇〇― 閉幕典礼

一七・〇〇― 文學散步：花葩山、東海岸海浜公園、海鮮中心晚餐。

開幕典礼は、今次研討会聯合工作委員會主席の王潤華博士の歛

渡 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説交流の一端」及び付記

迎の言葉で始まり、シンガポール作家協会を代表して黃孟文博士、シンガポール國立大学を代表して唐愛文教授、『聯合早報』紙を代表して吳元華氏の挨拶があったあと、來賓のシンガポール共和國環境發展部高級政務次長何家良氏の挨拶で終った。何家良氏は、シンガポールの事情に詳しい荒井教授によれば永年國會議員をしている閣僚級の政治家とのことであるが、氏の挨拶はシンガポール、台灣、中國における微型小説の状況に言及し、今回の研討会のもつ意味にもきちんとふれた、中身のあるもので、政治家の挨拶に間々あるおざなりなものとは異っていた。

論文發表は司会者が前もって提出されている資料をもとに發表者を紹介し、發表者は与えられた時間（十五分）で次々に論文を宣読する、という形で進行的な。予定された發表が全部終って時間に余裕のある時、稀に短く質疑のおこなわれることもあったが、第一回から第七回までの殆どが發表だけで終ったと言える。

各論文は様々な角度から微型小説を論じ、多くが興味深い内容のものだったのに、提出された論点が整理され、深められる機会はなかった。それぞれの論文のもつ意義も、發表を聞いた人がそれぞれ受けとめるにとどまった。そのため第三日午後の自由交流の座談会に期待する人も少くなかったが、二時間という時間は余りに短かった。

#### 自由交流の座談会

黃孟文博士の司会でおこなわれた自由交流の座談会は、微型小説というジャンルの特性、短篇小説との違いがどこにあるのか、をめぐって終始した。香港の黃德偉氏がやや挑発的に微型小説は果して独立したジャンルであるのかどうか教えてほしい、作者が

書いたらたまたま短いのが出来たというに過ぎず、作家は微型というジャンルなど意識してい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疑問を投げかけたことから議論が始まった。二、三やりとりがあったあと、台湾の周昌龍氏が立って「作家はジャンルを意識し、その制約の下に優れた作品をつくる。杜甫における律詩、李白における絶句がそのよい例である。ジャンルの成立に対して作家が果す役割も小さくない」という趣旨の発言をする。黄氏は「杜甫、李白の場合はいよい。しかし、微型小説はジャンルとして成立しているのか。何をもって独立したジャンルとするのか」と重ねて疑問を呈する。劉海濤氏に発言を求める声があり、劉氏は「ジャンルが確立するためには、短い作品が散発的に書かれるだけでは不十分であり、専門の書き手が大量に書くという状態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日本の星新一が千篇以上書き、中國の劉國芳、凌鼎年が数百篇書いていることは、ジャンルの成立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と言える。質と共に量も大事である」と述べた。黄徳偉氏は論議を深めるべく、さらに「そもそも微型小説とは何か。短篇小説との違いはどこにあるのか」と疑問を出す。一般の参加者からも黄氏に共感を示す意見も出る。張至璋氏、楊振昆氏、李春林氏等が微型小説の特質、短篇との違いについて論陣を張る。

論議入り乱れる中で中國の江曾培氏の発言を求める声があり、江氏は量と質の双方が大事である、と語る。「春蘭、世界華文微型小説大賽で一等賞を出さなかったのは、何故か」という黄徳偉氏の質問に答えて、江氏は「現在の微型小説の課題は、やはり質にある。すぐれた作品がもっともっと出ることが求められている。大賽ではさらに質の高い作品が今後出ることを願って、一等賞を空席にしたのだと思う」と述べる。

あつという間に二時間が過ぎ、司会の黄孟文氏は、積極的な發言を感謝しつつ、次回は論文をもって参加してほしいと黄徳偉氏に要請する。また、次回の研討会では、優秀論文賞を出すことも考えたい、と述べる。

次回は二年後タイで開くことが提案され、了承されたあと、タイの司馬攻氏から多数の参加を要請する挨拶があつて、座談会は終った。

この座談会の主たるテーマとなった微型小説のジャンルとしての特性、とくに短篇との違いについては、中國に於いてはるかに精緻な探求がなされているのは、「微型小説の定義」という小論で紹介したとおりである。必ずしも内容的に収獲のある論議とは言えなかったが、各國の微型小説の關係者が直接意見を交流し、さまざまな見方のあることを相互に知り合つたことに、今回の論議の意味はあつ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論議のため共通の基盤が、はじめて出来たと言えるだろう。

今回の研討会の内容面の成果は、個々の論文に最も多く含まれていると考えるが、その論点を整理し、分析することは、別の機會の課題としたい。

#### 交流の中で

私事になるが、私は今回の研討会で特別の処遇を受けたと感じている。論文発表では中國微型小説学会会長江曾培氏の次に、二番目に発表する機会を与えられた。また王潤華博士のはからいで『聯合早報』記者の一時間余のインタビューを受けた（その記事は同紙二月十二日の文芸欄に大きく掲載された）。開催に先立つて準備の状況を報じた十一月十日付の『聯合早報』の記事では名前を挙げてその参加が報道された。その故と思われるが、中國、

シンガポールその他の人々からの働きかけ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な交流をもつことができた。これは、従来さまざまな形でシンガポール、中国、台湾その他の間にあった微型小説についての交流の輪の中に、日本からはじめての参加者があ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と思われる。

中国語を日常の言語としていない、中国系でない参加者は、日本からの私たち二人だけであった。主催者にとっては、しかるべき処遇を与えるべき存在だったのだろう。

そのため意外な質問を受けることもあった。「あなたの中国語は、北方の口音だが、北方の出身か」「先祖は中国系か」「ふだん使っている言葉は中国語か日本語か」「日本では中国語で微型小説を発表する場はあるか」などなどである。これらの質問には全て否定で答えるしかなかった。

最後に各国の人々から示された好意を記して、感謝の意を表したい。

シンガポールの女流作家蓉子は、自ら車を運転して荒井教授と私をヒンズー教の寺院（印度廟）に案内してくれた。詩人、音楽家の郭永秀氏は私たちを自宅に招き、自宅のスタジオで寫真をとり、後日送ってくれた。晚晴園で日本軍のシンガポール占領時の残虐行為を示す展示を見た後、元気をなくした私を中國の張記書氏は終始気遣ってくれた。著書を贈ってくれただけでなく、自分の大学に日本語を教えるに來ないかと、劉海濤氏は真剣に勧めてくれた。シンガポールの画家陳清業氏は素晴らしい絵を画いて贈ってくれた。

以下に贈っていたいた著作と著者名を記す。

江曾培『微型小説面面觀』、劉海濤『現代人的小説世界—微型

渡邊—「現當代中日兩國微型小説交流の一端」及び付記



（論文發表）右より3人目筆者、左隣黃孟文氏、左端江曾培氏。



（論文發表）右より三人目荒井教授、左端王潤華博士

小説寫作藝術論』『規律與技法—微型小説創作再論』『主体研究與文体批評』、廖懷明『海那邊中國人』『人檔』、沈祖連『粉紅色的信箋』『邀舞者』、楊振昆『我生在月圓的時分』、黃孟文『學府夏冬』、南子『年歲的齒跡』、張揮『木彫與我』『十夢錄』『45・45會議秘密』、王潤華『橡膠樹』『從新加坡到世界華文文學』、秦林『逢君沸曉中』、林錦『我不要勝利』『戰前五年新馬文學理論研究』、陳劍『無律的季節』、郭永秀『筷子的故事』『壁虎之戀』、陳華淑『冰灯輝映的晚上』、梅筠『捕蝶人』『心中画』、蓉子『中國情』、陳清業『綠野童心』、陳政欣『陳政欣的微型』。（一九九五年三月十四日）



左張記書氏、右凌鼎年氏（宿舍の部屋で）